

甘棠絮语

乡愁悠远

## 一墙绿葱茏

■ 马亚伟

故乡的小街上,随处可见一面面绿墙。每每行至绿墙之下,我都会放慢脚步,或者驻足欣赏。乡间富有妙趣之地很多,一墙绿葱茏是其中之一。流连其间,你会觉得自己行走在绿色的诗行之上一般,脚步也变得有韵律起来。

一面面绿墙,是用各种植物装点而成的。蔷薇、爬山虎、牵牛花、丝瓜、葡萄等等,很多植物长起来就铺天盖地,它们攀上矮墙之后,便以不可遏制的姿态,迅速占领了满满一面墙。墙本来的颜色被绿色覆盖,而且绿叶还要疯长,它们不停地扩张、加厚,很快密密匝匝成一个整体,把一面墙围个水泄不通。

一墙绿葱茏,是可以入画入诗的。窄窄的小街,一头连着田野,一头连着农家。绿墙是画中的一抹深情,是诗中的一行惦念,留给游子永恒的经典。一面普通的墙,因为有了蓬勃的植物,变得有了生命力。一面墙能够感知四季的冷暖,也才能够体察人世的悲欢。尤其是到了草木繁茂的季节,墙上那种张扬的绿色,简直要喷薄而出,仿佛是谁用绿色的颜料在上面泼洒自如。绿色浩荡,绿意流淌,绿墙葱茏。有时候,墙上的植物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绿色的底子上有了花朵的点缀,显得更加玲珑雅致。

邻居五爷爷在外面打拼了一辈子,老了回到家乡生活。他把老屋简单装修了一番,收拾得干干净净。最让人惊奇的是,他把砖墙拆了,换成了栅栏墙。他在墙内种了很多蔷薇,蔷薇花开的时候,挨挨挤挤的小花朵从栅栏里钻出来,仿佛一个个机灵的小脑瓜,一派生趣。那样的一面花墙,有声有色,有香有味,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蔷薇花谢了,花墙就又变成绿墙。五爷爷坐在墙内,喝茶、听风、看云,小日子过得特别滋润。我知道乡人们为何喜欢布置这样的绿墙。这样的墙,大概是由从前的篱笆墙中得到的灵感。我一向觉得,乡下的篱笆墙最具有田园风情。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篱笆墙,篱笆墙上种花种果,既是装饰又有收获,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兼顾。而且那个时代墙的阻隔作用还不明显,一道矮矮的篱笆墙肯定是拦不住人的,不过那有什么要紧的。从前慢的时代,人与人的距离很近,近得不需要墙来隔开彼此。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篱笆墙只是个摆设,防防猪狗之类的,是不防人的。

后来,家家户户的房子高了,围墙也高了。围墙全都是红砖墙,刻板森严,像一张冷酷的脸。这样的墙看着真不舒服,于是人们开始用绿植来装点围墙。一墙绿葱茏,满院皆诗意。我的这种想法,在母亲那里得到了证实。她说:“绿墙好看,而且墙上结了丝瓜、葡萄啥的,墙那边的邻居可以随便摘,两家的关系就跟一家似的,墙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我在城市也见过绿墙,那种绿墙经过了园艺工人的精雕细琢。各种颜色的植物搭配,一道儿红,一道儿绿,有的还有图案,整整齐齐,一看就是人工修剪出来的。我看到那样的绿墙却不喜欢,觉得它们像是浓妆艳抹一般,假惺惺的,哪里比得上乡下那种野性生长的绿墙?

乡间的一墙绿葱茏,自由肆意,张扬着生命活力,展现着质朴的田园风情。流年偷换,暗香浮动,疏影斑驳,乡村的绿墙陪伴着人们,在老去的光光中享受岁月静好。

## 芒种之美

■ 王晓伟

谈及芒种,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忙”。农谚中讲到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快种,好似所有都在与时间赛跑,让人很难静下心来,去细细品味这份节气中的美。然而,芒种之美,恰恰就藏在这份忙碌与赶趟之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知,用情去领悟才行。

追溯芒种的起源,我们可以在《周礼·地官·稻人》中找到它的影子。“择草所生,种之芒种”,这简短的几个字,不仅描绘了古人根据土地肥沃程度和草木生长情况来选择播种的场景,更蕴含了一种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芒种,不仅仅是一个节气的名称,它更像是一种哲学,一种态度,提醒我们在繁忙的日常中,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天空,低头看看脚下的土地,感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体会生活之美。

芒种至,仲夏始。这是一个充满转折与希望的时刻。一别春花烂漫,一迎夏绿葱茏,大自然仿佛在一夜之间换上了新的衣裳。田野里,金黄色的麦浪随风起伏,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池塘中,荷花亭亭玉立,荷风送香让人心旷神怡。这些,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像是一场心灵的洗礼,亦让我们在自然节气的转换中看到生命的变幻之美。

是啊,生命的变幻在于眼,更在于心,而就在这番过程中还有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正在经历着属于自己的“芒种”——高考。对于广大学子而言,芒种不仅仅意味着农作物的播种与收获,更象征着他们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们如同田间挂芒的麦子,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终于迎来了检验成果的時刻。那一刻,他们努力着,就像那节气里生命的果实,向着希望拼搏的样子,终将化作青春最美的剪影。

芒种节气,除了呈现季节里的多彩之美,其实名字亦很美。作家林清玄曾赞叹:“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呀!”的确,芒种之美,美在它的意蕴深远。它寓意着播种与希望,提醒着人们在这繁忙的季节里,不忘耕耘,期待收获。不管是学堂之上,还是田间地头,埋头苦学与奋笔疾书交织,金黄的麦浪与翠绿的稻秧交汇,便构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让人不禁沉醉其中,更感叹于芒种之名所蕴含的那份期待与美好。

除此之外,芒种之美还体现在舌尖上。芒种到来,人们还会用新收的麦子磨面,制作一顿新鲜的美食,以此来庆祝这一年的辛勤付出和即将到来的收获。而这,不仅仅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待一碗碗热腾腾的面条上桌,唇齿留香间品出的却是农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是的,从舌尖再到心尖,如此捭摸回味之感,可谓芒种的味道之美。

然而,芒种之美并不仅限于此,它更似一股无形的力量,从生命本身到生活日常,从学子拼搏再到美味咀嚼,就像那田间的稻谷共生直到绿意盎然,小麦丰收而至满目金黄,这是自然给予万物生长的无尽能量。它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领悟,在多彩之美中教会我们珍惜时光、勤奋耕耘,甚至于忙碌中寻找到的生活的诗意与远方,并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向晚忽闻闹野塘,争鸣何故柳浪藏。荷钱浮水碧,菱角出波苍。声切切,调琅琅。鼓笙簧。邀风伴月,流响绕回廊。未觉夏宵长。

夏是雨的舞台,水是蛙的乐园。随着夏日到来,降水增多,蛰伏已久的青蛙如同等待指令的合唱团,待雨幕的指挥棒一挥,便纷纷跃上舞台,将晶莹的水珠抖落成跃动的音符,不舍昼夜唱响夏的和弦。

记忆里的夏,总是从正午开始发酵。盛夏的毒日头,晒得高粱叶卷了边,聒噪的蝉鸣把空气荡出褶皱。我和邻家小四儿光着脚跑往水塘。到了塘边那片高粱地,胡乱地将短裤往地上一丢,泥鳅似的贴着塘沿往下滑。青蛙们原本蹲在塘沿上鼓噪,忽被两个黑黝黝的影子惊吓,一下子停住了叫声,后腿猛然一蹬,在空中划出一道疲乏翠色弧线——这些天生的跳远健将,起跳时鼓膜震颤带起水花,落水时却轻盈得如同柳叶点波。我学着它们的样子跃入水中,像它们一样划水、蹬腿,水波漫过脊梁的刹那,恍若自己也生出了青碧的蹼掌。

那些年岁月,我们常把蛙泳唤作“青将军式”。双臂劈开水面时,脚掌要像青蛙蹬腿般骤然发力,搅碎映在水中的云影。有时浮在塘边的芦苇根处小憩,会看见青蛙蹲在淤泥上吞食蚊虫,腮帮子一鼓便吞下整个夏天。待我们玩累了爬上岸,高粱地里躺着被晒暖的裤衩,青纱扶疏斑驳如盖在身上的碎金被。这时节蛙声稍歇,只剩零星几声“咕咚”,像是老辈人饭后打着饱嗝。

待到日头西斜,雨便成了常客。雨后的黄昏最是撩人,檐角水珠滴在青石板上,将积攒的暑气敲成细碎银光。水塘里浮萍新绿涨满,荷叶上滚着珍珠似的雨滴,青蛙们迫不及待地蹬开湿漉漉的草窠,蹲踞在露出水面的石头上,腮帮子一鼓一鼓地酝酿曲调。先是一声清亮的“呱”,像琵琶扫弦般划破暮色,接着应和声此起彼伏,高音如唢呐穿云裂石,低音似大阮沉稳浑厚,竟把个雨后池塘奏成了天然乐坊。

夏日蛙声,让我想起辛弃疾那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农人们常说蛙声是土地的呼吸,雨水浸润过的田垄间,新插的稻秧正汲着蛙鸣拔节。记得幼时随父亲巡田,他总会在田埂驻足良久,说听这蛙声里的劲道,便知秋后谷穗的成色。月光漫过稻叶时,蛙鸣里仿佛带着稻花的清香,将丰收的预言谱成月光曲,顺着田沟水汩汩流向远方。这此起彼伏的小夜曲,是大地写给农人的信笺,每个音符都饱含五谷的絮语。最为酣畅的,当属雨后蛙鸣。水汽蒸腾



如画  
李海波  
摄

人在旅途

## 学舍古村散记

■ 游会雄

那天,阳光和煦,天气正好。我和二十多位文友去了都昌老家的一个古村——苏山学舍。说是古村,其实在我20世纪80年代初读高中时,经常从古村旁经过,似乎并不是很有名。那是都昌县袁(宣)多(宝)公路必经的一个站点,叫前山,大概是因在苏山的前方而得名的吧!我们上学或放假时,多在此站候车或歇脚。那时,只远远地瞥见学舍村一排排灰墙黑瓦的老屋,跟自己村里的旧宅差不多,觉得并不稀罕,只是这里成群落有规模罢了。

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大巴很快开进了学舍古村,在古村新修的村小操场上停下。村小旧址原是古村的一个塾馆,名为“浣香斋”。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苏山舍下(乡政府驻地)教书时,这里是苏山乡二中,在此之前,还做过农中。塾馆系四合院式建筑,为清代所建。中有四方天井,天井四周设有讲坛、书房,俱是花格门窗装饰。馆前有一庭院,植有各种花木。都昌籍著名诗人刘严吾、胡雪抱、袁毅庵等曾在此设馆授徒。院旁有一小溪,常年水流清澈见底,溪旁垂杨掩映,环境幽美,是读书习文的好地方。我想:学舍村大概与此有关联。现如今,学舍幻化称“鹤舍”。传说是苏耽(苏仙公)曾寓居于此,炼丹得道成仙,天帝来召,遂乘仙鹤归去,故名之。但在我心里,总觉得这滋味怪怪的,牵强得很。

学舍古村,正如一位饱经岁月风霜的老人,粗粗地看上去平淡素朴,不显山露水,甚至没有涟漪,可倘佯在古村里,定然

会刷新我们的“三观”。

古屋大门上的屏头叠起,凤尾飞翘,雕刻精美,坚固挺立,像凌空欲飞的鹤鹰。室内是长方形的大八间和小八间,都有天井取光,中为宽敞的厅堂。上厅堂两边有两间正房,下厅堂及天井两边有四间厢房。上厅堂后面有门通向后厅,后厅也有小天井,两边有两间偏房。正柱、梁房与楼柱上都装有狮、虎、象、凤及寿星等木刻花樅。楼上及房间装有各式各样木刻花窗,装饰手法有浅雕、浮雕或透雕。文友们争相打卡拍照,并三五一团,四五一伙地议论争辩是何种花木、鸟兽或人物,其内容除民间吉祥寓意图案梅兰竹菊四季名花等外,还有历史神话传说,如犀牛望月、八仙过海、囊萤映雪等,文化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我在一天井左右两边的楼柱上,看到镶嵌着各有一只像鹰隼又像是老雕的双木雕禽,似是从远古飞奔而来,打量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警示并守护着他们古老的家园。厅堂四周装有木壁(俗称古皮),顶端有木顶,也刻有各种不同的图案。旁边备有梯子。我不知这古屋有没有闺阁绣楼。旧时女子坐绣楼做女红,抛绣球择夫婿是怎么一回事?

记得儿时,我们村的老屋大都单独成幢,形制规模大小不一,且零散分布。这学舍古村则是屋屋墙体相连,户户有侧门相通,巷弄间都铺满了麻石。即便是雨天也不湿脚,最多穿双笨重的大屐就行,进出很方便。清代中期,学舍村先祖袁蕃

杰,原是个卖豆腐的,他勤俭持家,到景德镇做瓷器生意;后其子袁绍起承继父业,发展到拥有七座瓷窑和数十间店铺和坯房,是当时有名的企业家。村中大部分古屋都是那时投资兴建的,据说是统一安排施工,同一时间建成,同一日子上梁竣工。建筑整齐划一,气势浩大,名闻遐迩。近年来,不少影视剧在这里取景,如《铁血共和》《风雨下钟山》《牡丹亭》《聊斋》等。

三进的祖厅在古村中心,建筑恢宏,古朴素宽,有两个天井,占地约600平方米。厅前正壁上挂有“汝南世家”的大木匾。据历史考证,始祖袁安世居汝南(今河南汝阳县),故称之。祖厅大门两壁题有“卧雪家风”墨迹。袁氏以祖父治族,以仁德为训,修谱有章,族规严密,派系绵长。族人始终以先祖袁安公“卧雪家风”为做人处世的典范。古村袁氏以耕读传家,注重教化。历史上既出了文举,也出了武官。像清代举人袁成壁(浙江汤溪县知县),他的旧居“大夫第”尚保存完好;民国初期学者、诗人袁铁梅为江西省议员;袁治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曾任省保安团少将参谋;袁武扬为黄埔军校第十三期学员,曾任保安团上校大队长。在祖厅东边木壁上,张贴有一二十名村中学生的放大照片,他们身披绶带,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均为古村首批获奖学金的优秀学子。耕读传家,卧雪家风得到了赓续和传承。

临近晌午,我们在古村前合影留念,也定格出一份美好的古村时光记忆……

### 树梢上的月亮

■ 卢时雨

是哪个淘气的孩子  
放飞的气球  
风一吹,它就在树梢上滚动

它也是一只大大的眼睛  
在它的瞳仁里  
一定有爸爸妈妈相依相偎的影子

### 荷池酒会

■ 夏泽民

初夏,淤泥里一些白嫩的手  
从清水里举出一个个高脚  
的翡翠杯  
一口水塘,瞬间变成一个大大的舞池

雨后,太阳一出来  
这些擎着杯子的身子  
便借着风的曲调  
一边跳舞  
一边推杯换盏

几只白鹭  
穿梭其间  
像瑶池宴会上的素娥

一只青蛙  
按捺不住兴奋  
竟直接跳进杯子里  
畅饮

“好酒”  
喝到尽兴之处  
它叫了一声

两只蜻蜓闻声起来  
停在另一只杯口  
尝了几口  
醉得通红

诗  
林  
松  
梅